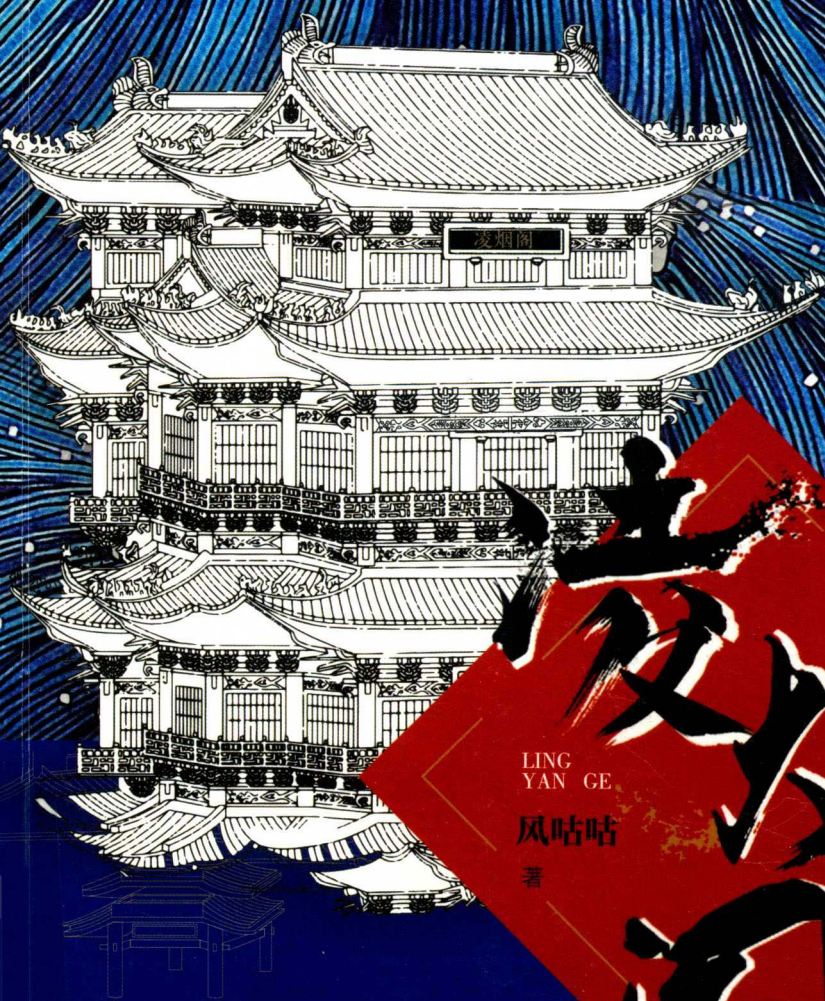


祸起凌烟阁



LING
YAN GE

凤咕咕
著

凌烟阁

月关 缪娟 骠骑 满城烟火
诚挚推荐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血腥屠戮
一桩桩扑朔迷离的无证之案

凌烟阁是大唐最坚固的庇护所，
却有人在此布下惊天迷局……

渡烟阁

上

风咕咕——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 Zouwen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凌烟阁 / 风咕咕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500-3155-5

I . ①凌… II . ①风…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4508 号

凌烟阁

LING YAN GE

风咕咕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 瑜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策划	石 雯 来去传媒
特约编辑	石 雯
封面设计	陈 飞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 970mm 1/16
印 张	34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3155-5
定 价	6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8-54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Best Time

白 马 时 光

目 录

第一章	司天监亡	002
第二章	晏长倾出	013
第三章	推背血案	024
第四章	大理寺博	035
第五章	如愿以偿	045
第六章	合作合谋	055
第七章	同心问案	066
第八章	三案合一	076
第九章	蛇吞尾案	086
第十章	双晏合璧	099
第十一章	真假难辨	113

目 录

第十二章	烧尾宴惊	122
第十三章	尼雅马利	133
第十四章	故人重逢	147
第十五章	指认凶手	157
第十六章	原来是他	169
第十七章	又生一案	186
第十八章	春雨欲来	198
第十九章	木勺鬼脸	212
第二十章	蓬莱寿宴	223
第二十一章	李代桃僵	241
第二十二章	凌烟阁影	256

唐元和十四年，凌烟阁发生血案，
二十四幅功臣画像离奇消失，
凌烟阁女官沈知意性命难保，
长安神探晏长倾临危受命，
两人卷入了风云诡谲的杀局……



第一章

司天监亡

元和十四年，元月十八日，酉初。

长安城，大明宫，凌烟阁。

天色微暗，花灯摇曳，威仪的宫殿内人头攒动，摇着金环拂柳葫芦尘的张公公站在台阶上，指挥着端着火盆的小宫人：“都小心点儿，公主和王爷还在床上养伤，今夜的祭祀不能出半点儿纰漏！”忙碌的宫人们恭敬地应了声“是”，纷纷埋头做着各自的差事。

凌烟阁女官沈知意挑起鹅黄色的宫女襦裙，小心翼翼地踏上二楼的楼梯。楼上供奉着大唐开国的二十四位功臣画像。上元节夜里，公主和王爷遇刺，应了长安城坊间的传闻：昏君奸佞当道，二十四位功臣不愿辅佐大唐。宪宗震怒，着司天监算出吉时，欲率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后宫嫔妃祭拜凌烟阁，为大唐祈福。圣旨一下，宫人没日没夜地忙碌，都是为了今夜的祭祀。

沈知意进宫多年，做事一向谨慎，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有把事情做两遍的习惯。为确保祭祀万无一失，她打算再检查一遍功臣画像。当她踏过最后的台阶，推开二楼的木门，竟然看到一个陌生的男子。他穿着圆领窄袖的朱红色长袍，腰间系着一面小铜镜，小铜镜的尺寸比寻常三寸的铜镜要大些。小铜镜映衬着朱红色的长袍，尤为显眼。从高宗朝开始，朝规规定五品以上官吏佩戴鱼袋，鱼袋里装有出入宫廷的鱼符。三品以上官吏佩戴金鱼袋，三品以下官吏佩戴银鱼袋，武氏时改为佩戴龟袋，后改回。此人没有佩戴鱼袋，说明他不是朝中官吏，官职低的官吏也没有资格进宫，他是谁？

陌生的男子驻足在功臣的画像前，阴冷的眸心隐隐泛出一丝血光，他没有看沈知意，也没有说话，而是熟练地推开墙壁上的暗门，消失得无影无踪。沈知意震惊地皱起柳眉，他怎么会知道暗门？那张宛如桃花的脸，让她想到了长安城坊间的另

一个传言。是他！他来做什么？

“知意，知意……”楼下传来喊声，沈知意犹豫地看着挂在墙壁上的功臣画像，每一位功臣都神采奕奕地站在画里，饱满的墨迹栩栩如生地展现出功臣们的赤诚肝胆，他们倾尽毕生的心血守护着李氏皇族，守护大唐的锦绣河山。长安城坊间的说书人每天都讲述着他们的传奇故事，他们是百姓心中的大英雄。莫非那人是慕名而来？以他现在的身份，根本没有资格参加今夜的祭祀，沈知意一边仔细推敲着，一边迟疑地下了楼。

夜色愈加墨蓝，璀璨的星辰织成一张错综的蛛网，每颗星既是狡猾的猎手，又是被狙击的猎物。星宿起落，天象变迁，预示着天道命运的轮转，占卜着变幻莫测的世事，一场波谲云诡的局正在悄无声息地上演，世人皆在局中，无法预测未来的命运。

戌中时分，凌烟阁搭好临时祭台，阁内空无一人。司天监穿着祭拜的朝服，捧着通天棕念念有词地独自走入凌烟阁。宪宗皇帝带领文武百官、后宫嫔妃等候在门外。按照祭祀的规矩，司天监先在祭台通灵引路，宪宗再以天子之身祭拜天地，悼念功臣。

沈知意和凌烟阁的宫人恭敬地守在门外，她认真地抚摸着缠绕在手腕上的金环月，按照三日前的约定，他今夜会来送修好的螺贝。想到他阳春白雪般的笑容，她的心田充满甜蜜，可惜甜后总是涩涩的苦，就好像娘亲留给她的金环月，弯弯的月牙闪耀着灵气，偏偏是金银俗物，凉风吹过，手腕上一点冰凉。

突然，凌烟阁的上空飘起橙黄的烟雾，无形的烟雾仿佛是游荡在夜里的鬼魅，张开大嘴吞噬着浩气荡荡的凌烟阁，吞噬着巍峨壮丽的大明宫。烟雾越升越高，似乎变成司天监手中的通天棕，连接着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凌烟阁。烟雾越聚越浓，又变成一把嗜血的宝剑，汲取万星之力从天而降，狠绝地瞄准每个人的胸口。

“啊！”沈知意惊恐地想起意外撞见的陌生男子，他的黑眸里也蠕动着看不清真相的烟雾，她的臼齿开始莫名地刺痛。

一声尖锐的喊声打破凌烟阁前的寂静：“恭喜陛下，天降祥雾，二十四位功臣庇护大唐，辅佐明主，乃大唐之福啊。”摇着金环拂柳葫芦尘的张公公满脸献媚地拉起长音。

“哦？”头顶二十四梁通天冠的宪宗用深邃的眼神望向空中的烟雾，苍老畏惧的脸上露出几分喜色。

“天降祥雾，辅佐明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盛装的文武百官、皇子、妃嫔、宫人、侍卫们跪地高呼，铺天盖地的声音席卷而来。

沈知意跪在冰冷光滑的石阶上，谦恭地行下宫礼，她渺小的身影好像一粒纯净的海沙流入浩瀚无边的大海，低沉的声音也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呼喊声中。谁也不曾发现，凌烟阁内的司天监捧着通天棕，神色谨慎地推开墙壁上的暗门，在二十四幅功臣画像的注视下，他从金鱼袋里掏出几块黑漆漆的木炭，扔在烧得正旺的火盆里……

皇宫外，丹凤门前。

宫门的東西两侧分别停靠着两辆马车，坐在东侧马车上的晏长倾抖动着宽大的朱红色衣袖，眯着凌厉的双眼盯着铜镜背后重叠的小贝片，他的眸底深埋着隐隐的血色。

坐在西侧马车上的钟离辞穿着半旧的月白色袍子，正在把玩一个小小的螺贝，螺贝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小宝石，其中一颗红宝石异常地突兀，他反反复复地摩挲着那颗红宝石，嘴角勾起一抹温暖的笑痕。

凌烟阁的呼喊声不绝于耳，越过三大殿，传到了丹凤门前，晏长倾和钟离辞听到声音，不约而同地分别挑开墨色暗纹的帷裳，两人仰望着皇宫内腾空而起的烟雾。

“出事了！”两人同时发出惊呼。

皇宫内的夜祭果然出事了，凌烟阁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和杀气。虚掩的门缝里，司天监的头栽进五足神兽的香炉里，露出半个身子，空中的烟雾正在渐渐消散。

沈知意惊恐地跪在一群战战兢兢的宫人中间，耳边响起金吾卫铮铮的铁甲声，迎面而来的是映着无数张惊恐面孔的无环刀，锋利、直长的刀刃高悬在她的头顶，分毫间便可以取走她的性命。她来不及害怕，将头垂得更低，回忆着这一炷香里发生的祸事。

祭祀开始，司天监独自走进凌烟阁，身着红袍的宪宗领着众人在外等候，过了吉时，始终不见司天监的身影，宪宗派身边的张公公去问话。张公公抖着金环拂柳葫芦尘推开凌烟阁的门，顿时惊慌地摔倒在地，发出尖锐惊悚的喊叫。她是凌烟阁的女官，守在门口，透过虚掩的门，她清楚地看到司天监倒栽葱的惨象。随后，凌烟阁前乱作一团，连冰冷的地砖都能感受到天子的震怒。

沈知意的臼齿越来越疼。今夜的祭祀事关宪宗的脸面和大唐的根基，司天监出事，多疑的宪宗必会降罪凌烟阁所有宫人，包括她。她不能死，她答应过娘亲，要活下去！她焦灼地想着自救的办法。

此时，司天监的尸体已经被金吾卫抬出香炉，停放在临时祭台上。步履蹒跚的张公公领着慢吞吞的云时晏从凌烟阁里走了出来。云时晏是尚药局的直长，他背着

药箱跪下，语调迟缓地禀告：“陛下，司天监大人，已经死了，死因……不明。”

“不明？”这位迟暮帝王的骨子里流淌着尚武的血，他的眼底燃烧着炙热的怒火，铁青的脸颊凝结着寒意。

云时晏低沉地应道：“回陛下，司天监的死因的确不明，他有被人勒死的迹象。但是微臣并没有在他的脖颈上发现勒痕，现场也没找到凶器……”他忐忑地瞄着宪宗愈加深暗的脸色，欲言又止。今夜参加祭祀的人都知道，凌烟阁内只有司天监一个人，里面发生了什么，谁也不得而知。莫非真应了长安城坊间的传言？他不安地握紧双手，掌心间已经冷汗淋漓。

宪宗龙颜大怒地挥动着暗藏龙纹的衣袖：“敢在朕的面前杀人，必要严惩。祸事发生在凌烟阁，治凌烟阁所有宫人不敬之罪！”

不敬之罪就是死罪！云时晏神色焦虑地求情：“陛下，陛下……”宪宗浑身泛着冷漠的杀气，连通天冠上的珠子都发出和无环刀相同的声音，哪里会听他的进谏？

极会察言观色的张公公吊着嗓子：“陛下有旨，治凌烟阁所有宫人不敬之罪。”云时晏痛苦地望向丹凤门的方向，丹凤门前的晏长倾也在神色凛然地望着他。

一场祈求保佑的祭祀变成了一场无情的杀戮，沈知意觉得自己是一棵长在悬崖峭壁上的野草，正随着松动的石块儿滚落深壑的谷底，必定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但是她不想死，也不能死！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又仔细地回忆了一遍从祭祀前到司天监遇害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无数的碎片在她的脑海中揉碎、闪过，拼接出一幕幕细微的画面，找出一张张或是熟悉或是陌生的面孔……

直到无环刀落下的瞬间，她突然高呼：“陛下，奴婢知道司天监的死因，与凌烟阁所有宫人无关。”无环刀停在了半空，锋利的刀刃阻隔着阴阳两界，刀上是朗朗乾坤，刀下是黄泉碧落。

沈知意自救的话没有引来任何嘈杂的骚动，凌烟阁前依然死气沉沉。宪宗挑着粗黑的眉，满脸杀气地盯着她，露出圣意难测的神情，只有云时晏忐忑地长舒了一口气，发出淡淡的轻叹。

张公公愤怒地摇着金环拂柳葫芦尘，在沈知意的眼前重重地划过：“大胆奴婢，休要胡言乱语，谁也救不了你！”

沈知意的眼前划过一道白光，冰冷的鼻尖被葫芦尘上的马鬃毛打得酸酸地疼。她抽了抽鼻子，斗着胆子，扬起头：“奴婢命如草芥，算不了什么。但是奴婢是为了大唐的根基！司天监暴亡，并非上天警示，是有心人妖言惑众，蒙蔽世人，陷陛

下于两难境地。”

“你……”张公公又扬起金环拂柳葫芦尘。沈知意殷切地看向宪宗，她在赌，赌注是自己的命，还有凌烟阁十二名宫人的命。

“慢，”沈知意的话精准地戳中宪宗的痛处，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你知道司天监的死因？”

沈知意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眼底闪过一抹微亮的光：“奴婢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为确保万无一失，奴婢要去凌烟阁内再检查一遍——”

“好！”宪宗示意金吾卫放人，“朕给你一炷香的时间，你若能找到杀死司天监的凶手，可免死罪。”

“谢陛下。”沈知意抿着唇应下掌控自己生死的旨意，她听得出宪宗话里有话，找出凶手，可免死罪，至于活罪，就要看她的造化了。她揉着冻得发僵的鼻尖儿，迈进凌烟阁。这是她最熟悉的地方，也是她和他第一次相见的地方，这里承载着她对英雄的敬畏、对岁月的期盼，还有对他的情谊。

她认真地看着阁内的一切，临时搭建的祭台上摆放着五足神兽香炉，香炉里的香烛已经熄灭，五尺长的通天棕斜插在香灰里。通天棕是灵器，除了陛下和司天监，没人敢碰。司天监暴毙，祭祀停止，陛下不会来取通天棕，只有下一任的司天监才能解决眼前的狼藉。她抽动着鼻子，阁内的香气似乎不太对，她的目光落在香炉里，厚重的香灰上有一道浅浅的痕迹，她的眸光里反射出一道模糊的暗芒，暗芒之下，是一件意外的旧物……

外面传来谢恩的声音，出身御医世家的云时晏推门而入，他和沈知意在半年前的宫宴上有过一面之缘，在人情浅薄的后宫算得上故人，他特意请旨协助她。沈知意急忙抖过衣袖，揉搓着双手，迟疑：“云直长？”

云时晏压低声音：“沈姑娘，我虽然不是仵作，但私底下也检验过尸体，或许能帮到你。”沈知意深深感激这份珍贵的恩情，她朝他颌首，道了一声饱含世间千般意的“谢谢”！

云时晏有几分羞涩，他指向祭台的角落：“司天监的尸体停放在那里，我仔细检查过，有窒息的征兆。”沈知意收回视线，她并没有去查看司天监的尸体，而是走到司天监倒下的地方，她清楚地记得在张公公推开门的瞬间，司天监的头已经栽进五足神兽香炉里。五足神兽香炉是凌烟阁的老物件儿，是太宗时期建造，从太极殿搬来的，炉身上雕刻着以兕为首的五个上古神兽，香炉的内壁上篆刻着太宗亲笔

书写的铭文。平时，五足神兽香炉放在凌烟阁的正厅，日夜供奉香烛，香炉里的香灰已经磨亮了乌金色的炉壁。她绕着香炉走了两圈，止步在最初的位置，也是最大的兽首——咒的面前。

云时晏焦灼地抖着袖口，额头和鼻尖儿上泛起汗珠：“沈姑娘，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如奏请陛下召见——”

“长安神探？”沈知意想到了那抹朱红色的身影。

“对，对，就是长安神探，我和他有些交情。此刻，他就在丹凤门外。”

“你们是长安城尽人皆知的……双晏！”沈知意一语道破两人的关系，“可惜，他也救不了我。”她无暇顾及关于“双晏”的闲言碎语，她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验证心中的推断。

她轻拂过炉壁，灼热的痛感在指尖儿蔓延，好烫！她这才发现香炉的正下方有一个烧得正旺的火盆。她是凌烟阁的女官，非常了解凌烟阁的规矩。正厅只进香，即使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也不会摆放火盆，只有供奉功臣画像的二楼才有火盆。所以，在凌烟阁当差虽然是俏差事，也是苦差事。火盆？她想起祭祀前的准备，陛下畏寒，火盆是张公公派官人送来的。正厅门窗紧闭，炭火正旺，难道司天监是中了炭火的毒，窒息而亡？

她之前的推断都是错的？她急忙走向司天监的尸体。云时晏好心地挡住她。她自然知晓他的好意：“事到如今，我哪里还会害怕？找不出凶手，我只能在黄泉路上亲自问他了。”她望着掩盖尸体的白麻布，心酸地想到了过世的父亲，她是女儿身，不能像父亲那样做一名除暴安良的不良人，只能受皇恩进宫为婢，但是她身上流着父亲的血，她怎能惧怕尸体？她越过云时晏，从容地掀开白麻布。司天监的尸体倒卧在回字纹路的地砖上，墨色的乌纱帽上有一小块明显的水渍，她疑惑地问道：“这是？”

云时晏的眼底闪出几分光芒，他缓慢地挽起衣袖，准备将司天监的尸体翻过来：“奇怪，我刚才检查尸体的时候，官帽并没有湿，哪里来的水？”

“慢。”沈知意睁大双眼，快速地走到五足神兽香炉前，站在司天监倒下的地方。她盯着通天棕泛出的深芒，诡异的惨案像密布的星辰，连成一片复杂倾轧的星图。在云时晏惊愕的注视下，她缓缓抬起头，看向房梁。房梁正中那盏从未点亮过的宫灯也在默默地看着她……

凌烟阁外，掌握生死的一炷香刚好燃尽！

沈知意敬畏地跪在宪宗面前。宪宗沉默地盯着她的眼睛，身为帝王，他练就了

看眼识人的本领，眼睛最会撒谎，也最不会撒谎。每个人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心事会在眼底展露无遗，他从她的眼睛里已经知晓结果。

他在纠缠另外一件事，是将案子大白于世人，还是秘密审案？目前朝堂上局势复杂，春节一过，各路的风倾泻而出，掀动着大唐的锦绣河山，倒是应了长安神探——晏长倾的射覆玩语：“让风再大些，神仙也好，妖怪也罢，都会现出原形。”

他是大唐的天子，太宗的子孙，有何畏惧？让风声再大些！他示意金吾卫推开凌烟阁所有的门窗，他要让站在祭祀队伍最后面的人都听得到司天监的死因，他要让藏在暗处的恶人战栗！

“你的命、他们的命，都攥在你的手里，”宪宗看向柔弱却坚韧的沈知意，“你可明白？”

沈知意从宪宗的眉宇间读懂了天子的心，她扬起头，抬高语调：“奴婢明白。”宪宗的眼底闪过暗芒：“说，司天监是因何而死？”

“是，”沈知意指向五足神兽香炉里的通天棕，“凶手就是利用它，杀死了司天监。”

“大胆，沈知意，”宪宗身边的张公公趾高气扬地训斥，“你现在是戴罪之身，还敢口无遮拦地乱说话？通天棕是灵器！”

沈知意不卑不亢：“这正是凶手可恶可恨的地方，他明明知道通天棕是灵器，还如此大胆地在陛下面前杀人，其心可诛！”

“说得好！”宪宗的语调里透着冷冽的杀气。

沈知意继续说道：“凶手用了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聪明的办法。”她借来金吾卫的空刀鞘，走到五足神兽香炉前，弯下腰，做出祭拜的动作。细长的刀鞘直指涂抹红漆的梁柱：“凶手非常熟悉祭祀的规矩，断定司天监会手捧通天棕行天地礼。他事先在房梁上放置柔韧有弹性的细丝，在细丝的另外一端摆放冰块。当细丝钩住通天棕、司天监俯身行礼时，冰块便飞了出来，砸在司天监的后脑。后脑为人之根本，是最脆弱的地方，这也解释了司天监的尸体为什么倒栽在香炉里，因为他是被突如其来的冰块砸中，猝死，通天棕便斜插在这里。”

“你的意思是冰块杀人？”宪宗震惊，“你可有证据？”

沈知意点头：“房梁上有捆绑细丝时留下的痕迹，司天监的官帽上有湿润的水渍，也是最直接的证据。冰块砸中司天监之后，会飞落在地。凌烟阁燃了火盆，冰块势必融化成水。请陛下派人搜查，阁内的角落里必定有冰水融化的痕迹。”

“来人。”宪宗开启金口。金吾卫一拥而上，开始搜查寻找。他们不但在房梁

上发现了细微的绑痕，还在靠近二楼楼梯的角落里发现了没有完全融化的碎冰和一摊水渍，遗憾的是并没有找到细丝。

这完全在沈知意的预料之中，她的语调里有了些许底气：“陛下，这就是凶手的狡猾之处，用冰块杀人，冰块会融化，这是无证之案啊。”

“沈姑娘的说法未免太过牵强。若是按照你的说法，凶手用冰块杀人，冰块可以融化，那至柔细丝在哪里？还有……”站在群臣首位的陈太傅提出质疑，他是教授宪宗的太傅，深得宪宗信任。他指向祭台、五足神兽香炉、通天棕和房梁，“司天监手捧通天棕首先要钩住房梁上的细丝，让冰块飞出，再精准地砸中司天监的后脑。这其中的环节必须计算得恰到好处，稍有差池，必定败落。单凭一块碎冰、一摊水渍？”

他微抬起头，凸出的双眸好像金鱼的眼睛，连眼角的皱纹都像极了锋利密集的鱼鳞。他用朝堂上惯用的严谨的表情说道：“沈姑娘毕竟是凌烟阁的女官，方才的一炷香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他的话不言而喻，他怀疑沈知意为了自保，故意拖延时间，使出小手段。

“陈太傅太看重奴婢，奴婢没有瞒天过海的本领，”沈知意及时拦住想要出言辩解的云时晏，胸有成竹地应道，“这里是大明宫，在陛下面前杀人，在诸位重臣面前杀人，凶手岂是寻常人？凶手的确机关算尽，每一步都计算得恰到好处。”

“他是怎么做到的？老夫洗耳恭听。”陈太傅抖了抖象征身份地位的金鱼袋，凌锐的目光咄咄逼人。

凌烟阁内外静寂无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只听到呼呼的风声。沈知意无意间拂过微冷的鼻尖儿，说道：“此计的确是妙计，看起来难，真正实施起来，倒也简单。关键在于四个重要的、连成一条线的点。这四个点分别是司天监的身高、通天棕的尺寸、祭台的高度，还有五足神兽香炉的摆放位置。得到司天监的身高和通天棕的尺寸不是难事，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得到。得知祭台的高度和五足神兽香炉的摆放位置也并非难事，”她指向祭台，“凌烟阁正厅没有祭台，为了今夜的祭祀搭建临时祭台，临时祭台高一寸、矮一寸，根本没人在意，凶手便利用了这一漏洞。这三个点确定之后，便确保了司天监站在祭台上，手捧通天棕可以轻松地触碰到房梁。至于房梁上的细丝——”

她指向五足神兽香炉：“香炉的位置就是细丝在房梁上的定位，为了能够确保通天棕钩住细丝时有足够的拉力，让冰块迅速飞出来，砸中司天监，凶手可谓是用尽心苦。他详细计算了香炉的位置，还特意将香炉上最大的咒首面向司天监。司天监隔着

咒的独犄角，对天地进香、行礼，需要更大幅度的俯身，这就保证细丝钩住通天棕的韧性和力度，确保冰块飞出的力量。”她小心翼翼地看向质疑自己的陈太傅。

陈太傅低垂着头，揣摩着她的话。这件案子看似离奇，仔细一一分解，发现环环相扣，内有乾坤，她的话的确有些道理。他目光幽幽地看着她，在那蠕动的黑眸里看到了晏长倾的影子。此刻，晏长倾应该还在丹凤门外等他。他蹙着眉，与宪宗会意地对视后，问：“如果你的推断成立，司天监被冰块砸中身亡，那此案并非无证之案。冰块可以融化成水，细丝在哪里？现在只有司天监的尸体。”

“细丝就在凶手身上，此刻就站在这里。”沈知意抿着唇。她的话引来不小的骚动，夜风更大了。

宪宗头顶的通天冠再次发出铮铮的声响：“凶手是谁？”

沈知意抬起头，波澜不惊地看着宪宗身边神色狰狞的宫人：“是……他！”

“张公公！”宪宗的眼里充满震惊，金吾卫立刻将张公公围住。张公公没有丝毫惧怕，反而跪地求情：“陛下，老奴冤枉，请陛下搜身，老奴身上没有什么细丝啊！”

“真的没有吗？”沈知意摸着鼻尖儿，指向张公公手里的金环拂柳葫芦尘，“公公真是好计谋，如果我没有猜错，公主和王爷遇刺，也拜你所赐，是你亲手设计了这一切！今夜，你明知道司天监已经遇害，还在推开凌烟阁的门时，故意摔倒，你摔倒的目的就是想拿走那根细丝。同时你又发出尖叫，将众人的目光吸引到司天监的尸体上，你再将细丝藏在葫芦尘里。那根细丝，就鱼目混珠地藏在了葫芦尘里！”

“你……”张公公的手臂僵硬在空中，金环拂柳葫芦尘被金吾卫野蛮地夺走。金吾卫果然在葫芦尘里找到一根比马鬃毛还柔软的细丝，细丝的颜色和马鬃毛相近，比马鬃毛更剔透。

沈知意见到细丝那一刻，终于松了一口气。鼻尖儿的酸痛早已退去，她真要感谢那道光，给了她透彻的启示。紧张的过程就好比她失足落水，她在湖里挣扎呼喊，生死一瞬的时候，被好心人救上岸，她才知道，她会凫水！还好，她还活着！

“现已真相大白，请陛下还凌烟阁宫人清白。”她谦恭地跪倒在地。

“真的是你？”宪宗自从登基以来，武力削藩，重用身边的宦官。张公公跟随他多年，他如此信任他，他竟然在他的心口捅刀？想到平日里他恭维的模样，又可恨，又可怕。

“给朕拿下。”他咬着牙，金吾卫的刀架在张公公倔强的脖颈上。

张公公仰天狂笑，肥硕的脖颈上磨出一道深深的血痕：“这根细丝来自西域，

是沙漠龙蜥的筋，能伸缩几丈。为了今夜的计划，我不惜重金，从西域商人的手里得到。沈知意说得没错，一切都是我设下的陷阱，我提高了临时祭台的高度，转动了五足神兽香炉的位置，我还在香炉的下面摆放了火盆，就是为了无证之案！这是我冥思苦想三个月的计划啊，只差一点儿。我特意选在凌烟阁下手，就是为了避开长安神探——晏长倾，他是一介布衣幕僚，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祭拜功臣画像。我千算万算，却漏算了心思缜密的你！”他仇恨地看着沈知意，“早知道你隐藏得这么深，当年，我就不应该留你！”

沈知意惊讶，他的年纪和父亲相当，她和他并无交集，何来当年？自从家中遭受变故，已经很少有人和她提及当年。莫非他想在临死前拉她垫背？她刚刚松懈的神经又紧绷起来。

“为什么？陛下待你不薄，司天监又视你为挚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敏锐地转移众人的注意力。

张公公阴冷的笑声中掺杂着凄凉：“我有千万个理由这么做！我是蔡州人，每一个蔡州人都有理由找他报仇！”他颤抖地指向自己侍奉多年的宪宗，“是他背信弃义，不守承诺，下令削藩，撤销淮西节度使，是他杀我蔡州父老，屠我蔡州城，我恨自己没有亲手杀了他！”

“你是吴元济的人？”宪宗恍然大悟，他一生戎马削藩，竟然被贼人在身边埋了钉子，偌大的皇宫，还有多少钉死在墙缝里的钉子？他愤怒地摔落金吾卫呈上来的拂尘，“说，你的同党是谁？”

张公公激动地仰起头，脖颈上流动着一行鲜红的血：“我的同党是被你无辜害死的十万百姓！他们化作孤魂野鬼，都会来找你索命。哈哈，哈哈……”他是宫中的老人儿，非常了解那些折磨宫人的不堪手段。在祭祀前，他已做了万全的准备。他飞快地从衣袖里拿出药丸儿，吞进肚子里。

“不能让他死。”宪宗焦虑地大喊，但是金吾卫的手还是迟了一步。张公公踉跄地走到沈知意面前，瞥过她手腕上的金环月，沙哑地说了一声“一别无道金环月”后，倒地身亡。

沈知意惊愕地看着他，心底掀起万丈巨浪，“别无道”三个字是她沉重的梦魇。当年，沈家就是在别无道遇到山贼，惨遭血洗。“一别无道金环月”是山贼杀人前的狂妄之语，他怎么会知道？

沈知意颤抖地抚摸着冰冷而亲切的金环月，惨痛的往事在眼前绚丽地绽放，绞着她的肉，扎着她的心。记忆的钝刀剜去了愈合的疤，露出鲜红滚烫的血，还有满